

園藝、名物與圖譜： 論《蔬果爭奇》在江戶時期的接受與出版[▲]

鐘文伶*

摘要

《蔬果爭奇》為明天啟四年（1624）建陽萃慶堂刊刻出版，全書三卷，卷上收錄蔬果爭勝小說，卷中、卷下為歷代文人之蔬果詩文。從編輯手法來看，書中涵蓋多種蔬果品類、特徵與掌故，將歷代蔬果詩文分卷羅列於後，具備資料匯編與旁搜博采特色。《蔬果爭奇》於江戶時期東傳，書中豐富的蔬果品類、詩文與園林知識，滿足日人對知識體系與珍奇事物的探求。日本今存《蔬果爭奇》明刻本與和刻本，文政十二年（1829）京都林喜兵衛版和刻本流播最廣，乃受幕府「享保改革」與幕末園藝風潮影響。幕末文人貫名海屋指出《蔬果爭奇》有「錯綜名物典故」、「藝園簡易之方」特色，便是從名物學、園藝角度肯定其價值，不僅說明本書在江戶時期的閱讀接受與傳播現象，也呼應了幕末社會氛圍與學術思潮。

關鍵詞：爭奇文學、江戶時期、類書、和刻本、版畫

* 本文為 111 年度國科會專題計畫「博物、圖像與出版——論《蔬果爭奇》及其和刻本之傳播與接受」(計畫編號：MOST 111-2410-H-153-033-) 部分研究成果。論文初稿宣讀於 2022 年 12 月 23 日國立屏東大學主辦「第十屆語文教育與思想文化學術研討會」，會後業經改寫，並承蒙本刊諸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得以修訂完稿，特此誌謝。

* 國立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晚明天啟年間（1621-1627）福建建陽萃慶堂鐫刻一批爭奇文本，分別為《花鳥爭奇》、《山水爭奇》、《風月爭奇》、《童婉爭奇》、《蔬果爭奇》、《梅雪爭奇》與《茶酒爭奇》等七種，這批作品體例特殊，全書分為二或三卷，第一卷以兩物相爭的小說為主體，其他兩卷蒐羅與主題相關的歷代文人作品。這七部作品以兩兩相對事物為主題，七種之中除了《童婉爭奇》是以孿童與妓女為描寫對象，其他六種都是以自然界的花鳥、山水、蔬果、梅雪等主題展開論述，語言機趣橫生，內容豐富多元，使得這類作品在晚明受到歡迎。

七種爭奇於明清之際傳播於海外，如今散藏於各大圖書館與博物館，不易得見。最早發現爭奇文學者，是王重民於1939至1947年到美國國會圖書館整理中文善本古籍時，於館內發現「四種爭奇十二卷」，分別是《花鳥爭奇》三卷、《童婉爭奇》三卷、《風月爭奇》三卷與《蔬果爭奇》三卷。¹王重民根據《花鳥爭奇》的序文考證其作者鄧志謨生平、創作原由與內容體例，指出鄧志謨早年以編寫科舉、類書為主，晚年才開始編寫《花鳥爭奇》等「爭奇類」作品，對後世認識鄧志謨與爭奇文本有很大的助益。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學者開始關注鄧志謨的作品與爭奇文本，吳聖昔與金文京等人對鄧志謨的籍貫、字號、交遊與創作做了詳細考證，得知鄧氏活躍於萬曆、天啟年間，為長期受雇於建陽萃慶堂書坊之文人。²也有學者注意到爭奇文學特色及對漢字文化圈之影響，吳聖昔、潘建國、金文京、朱鳳玉等人對其源流與藝術特色進行研討，論述爭奇文學這一支文體的發展與傳播。³事實上「爭奇文學」發展淵遠流長，不少學者探究其源頭，以為能追溯到唐代三教論衡、佛教議論，下探明清爭奇小說、笑話與民間文學，其傳播範圍十分廣

¹ 王重民：《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目》（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頁768-769。

² 關於鄧志謨的創作活動與生平交遊，可參考以下文獻，參見吳聖昔：〈鄧志謨鄉里、字號、生平探考——《鄧志謨考論》之一〉，《明清小說研究》第2期（1992），頁143-156；吳聖昔：〈鄧志謨經歷、家境、卒年探考〉，《明清小說研究》第3期（1993），頁89-103；〔韓〕金文京：〈晚明小說、類書作家鄧志謨生平初探〉，收入辜美高、黃霖主編：《明代小說面面觀——明代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學林出版社，2002），頁318-329；〔韓〕金文京：〈《童婉爭奇》與晚明性文化〉，收入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頁326-333；〔韓〕金文京：〈晚明文人鄧志謨的創作活動：兼論其爭奇文學的來源及傳播〉，收入王瓊玲、胡曉真主編：《經典轉化與明清敘事文學》（臺北：聯經出版社，2009），頁295-316。

³ 討論爭奇文學內容與藝術形式之論文，可參見吳聖昔：〈論鄧志謨的遊戲小說〉，《明清小說研究》第2期（1996），頁184-196；潘建國：〈明鄧志謨「爭奇小說」探源〉，《上海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31卷2期（2002），頁95-102；〔韓〕金文京：〈晚明文人鄧志謨的創作活動：兼論其爭奇文學的來源及傳播〉，同註2，頁295-316；戚世雋：〈鄧志謨「爭奇」系列作品的文體研究——兼論古代戲劇與小說地文體分野〉，《文學遺產》第4期（2008），頁107-116。

泛，日本、韓國、越南等漢字文化圈都深受影響。⁴

歷史上漢語文化曾對周邊國家，尤其是東亞、東南亞產生過重要影響，以漢語文字為載體的中國典籍，通過各種管道傳入這些國家。明代隨著商品經濟與市民階層崛起，出版業蓬勃發展，書籍透過貿易、朝貢傳播到東亞漢字文化圈，對當地文學造成一定的影響。這批由建陽萃慶堂鑄刻冠以「爭奇」為名的晚明文本，於明清之際流播到海外，筆者近年通過館藏調閱與數位資料庫查詢，覓得不少珍貴的海外藏本，經統計海內外的爭奇文本以日本藏書量為最多，日本亦有明刻本、鈔寫本與和刻本。爭奇文本自江戶時期（1603-1866）輸入日本，江戶時期約為中國晚明到清代中葉，當時幕府實施鎖國政策，僅開放長崎港，輸往日本之唐船以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為主。⁵七種爭奇為福建書坊所出版，藉由此方式東傳，日本至今保存許多建陽書籍與鄧志謨作品。江戶時期是中日書籍交流最頻繁的時期，除了有大量中國古籍輸入日本，翻刻漢文書籍風氣盛行，一般稱日人翻刻中國漢籍之書為「和刻本」。⁶根據大庭脩研究，江戶時期的和刻本約有四千餘件，⁷顯現當時日人對中國學術與文化的接受。

金程宇曾指出和刻本的「中間性質」，其所據底本雖源自中國，卻具有日本特色⁸，即使有不少學者指出爭奇文學影響了東亞漢字文化圈，或許是受限文獻查找不易與和刻本特殊屬性使然，學界對爭奇文學和刻本之研究甚少。然近年隨著東亞漢籍整體觀念的形成，學者紛紛提出和刻漢籍的重要性，認為和刻本既能保存異本，亦能提供日本漢學發展的訊息，對認識中日書籍交流史與出版文化大有裨益。⁹基於此，筆者檢視日本所藏爭奇文本之版本，

⁴ 關於爭奇文學的域外傳播，金文京在〈東亞爭奇文學初探〉一文對爭奇文學下了「各逞其能，爭論媲美」定義，點出爭奇文學與佛教的相關性，並概括宋、元、明的爭奇篇章，如馮夢龍《笑府》的〈茶酒爭奇〉、明代《萬用正宗不求人》的〈酒茶爭強〉、《西遊記》中的〈漁樵問答〉等，文中也指出日本、韓國、越南等地有爭奇文學的仿作、續作。詳見〔韓〕金文京：〈東亞爭奇文學初探〉，收入張伯偉主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二輯（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3-20；〔韓〕金文京：〈晚明文人鄧志謨的創作活動：兼論其爭奇文學的來源及傳播〉，同註2，頁295-316；朱鳳玉在〈從議論、爭奇到相褒：爭奇文學發展與演變研究發凡〉提及爭奇文學的淵源及發展，點出具有對話、爭奇與論議的特性，說明爭奇文學與佛教的關係，並指出晚明七種爭奇文學對日本、越南、韓國小說中造成深遠的影響。參見朱鳳玉：〈從議論、爭奇到相褒：爭奇文學發展與演變研究發凡〉，收入中央文史研究館編：《慶賀饒宗頤先生95華誕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2）；朱鳳玉〈從越南漢文小說看爭奇文學在漢字文化圈的發展〉指韓國、越南等地的漢文小說，都能看到爭奇文學發展痕跡，如韓國漢文有《梅柳爭春》一類作品，越南喃字作品有《花鳥爭能》等，參見朱鳳玉：〈從越南漢文小說看爭奇文學在漢字文化圈的發展〉，《成大中文學報》第38期（2012），頁67。

⁵ 羅菴翎：〈江戶時期明清艷情小說之傳入及其閱讀性質——以《如意君傳》和刻本、通俗本、考證本為例〉，《漢學研究》第35卷第4期（2017），頁243。

⁶ 據大庭脩統計，1714至1855年間，約有6163種，57204冊漢籍由長崎輸入日本。參見〔日〕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京都：同朋舍，1984），頁52-53。

⁷ 大庭脩從《商舶載來書目》中估計江戶時代元祿六年（1693）到享和三年（1803）的漢籍有4982件（部分重複），見〔日〕大庭脩：《漢籍輸入の文化史：聖德太子から吉宗へ》（東京：研文出版，1997），頁173。

⁸ 金程宇：〈《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前言〉，《東華漢學》第16期（2012），頁254-256。

⁹ 衣若蘭：〈才女史評越扶桑——和刻本李晚芳《讀史管見》的出版與流傳〉，《臺大歷史學報》第55期

七種之中僅有《蔬果爭奇》與《梅雪爭奇》被翻刻成和刻本，又以《蔬果爭奇》和刻本的數量最多，引發了筆者的好奇，為何江戶中晚期《蔬果爭奇》被多次翻刻、重印出版？

前人在研究七種爭奇時，大多聚焦於明刻本，對和刻本較少論述，江戶時期日人將明刻本《蔬果爭奇》添加訓點、音符翻刻成和刻本，為中國文化之傳播作出貢獻，成為中日文化交流下的產物。日本不僅是《蔬果爭奇》明刻本數量最多的國家，也有不同版本的和刻本，因此本文將《蔬果爭奇》明刻本及其和刻本放在江戶文化脈絡中加以觀察，探討《蔬果爭奇》在江戶時期的接受與收藏，藉此瞭解爭奇文學在日本的傳播情形。

二、日本所藏《蔬果爭奇》之明刻本與和刻本

《蔬果爭奇》為晚明書坊文人鄧志謨的作品¹⁰，天啟四年（1624）由建陽萃慶堂刊刻出版，為了釐清《蔬果爭奇》在江戶時期的接受與傳播，先略述其內容與體例編排。《蔬果爭奇》分為三卷，書前有〈蔬果爭奇敘〉一篇，全書依次為：序文、目次、贊、卷上、卷中、卷下，10幅插圖穿插於其中。本書以蔬果為主題，卷上收錄蔬果爭勝之小說，描述宋代東吳劉氏有一園林，園中蔬果無一不種，李童、張童入園摘取蔬果時發生爭吵，後引發蔬果二神之爭嘲，雙方吹噓自我族類、貶低對方，因僵持不下各寫奏本控訴對方，前往沉默之都告狀，半路遇造化之神調停紛爭。張童與李童之父夜晚作夢，醒後方知兩人所夢相同，於是焚香祝禱，蔬神與果王感其美意，不再爭執；卷中、卷下收錄歷代文人所寫的蔬果詩文。

《蔬果爭奇》的明刻本有萃慶堂本與春語堂本二種，從《花鳥爭奇》、《山水爭奇》等書序可知，此系列文本由余氏萃慶堂出版，因第一本頗受好評，才有其他六種爭奇問世。目前萃慶堂本《蔬果爭奇》在中國稀如星鳳，僅存北京首都圖書館1種；哈佛燕京圖書館與美國國會圖書館各有1種春語堂本¹¹，春語堂本是後出本，把《蔬果爭奇》與《花鳥爭

（2015），頁173-217。

¹⁰ 本文所研討的《蔬果爭奇》多數學者將其歸入鄧志謨名下，如孫一珍、吳聖昔、金文京、戚世雋等人，《明清善本小說叢刊》也把《蔬果爭奇》歸入鄧志謨名下。孫一珍認為鄧志謨的爭奇小說有五種，分別為《山水爭奇》、《風月爭奇》、《花鳥爭奇》、《童婉爭奇》、《蔬果爭奇》，參見孫一珍：〈鄧志謨〉，收入周鈞翰主編：《中國通俗小說家評傳》（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頁72；將《梅雪爭奇》、《山水爭奇》、《風月爭奇》、《花鳥爭奇》、《童婉爭奇》、《蔬果爭奇》六種歸入鄧志謨名下的有吳聖昔、戚世雋等人，詳見吳聖昔：〈論鄧志謨的遊戲小說〉，同註3，頁184-196；戚世雋：〈鄧志謨「爭奇」系列作品的文體研究—兼論古代戲劇與小說地文體分野〉，同註3，頁107-116；金文京也把《蔬果爭奇》在內的爭奇文本歸為鄧志謨所作，可詳參〔韓〕金文京：〈東亞爭奇文學初探〉，同註4，頁3-20、〔韓〕金文京：〈晚明文壇鄧志謨的創作活動：兼論其爭奇文學的來源及傳播〉，同註2，頁295-316。由於大部分學者認為《蔬果爭奇》作者應為鄧志謨，加上筆者通過近年發現的證據與和刻本等相關資料，本文還是把《蔬果爭奇》歸為鄧志謨作品。

¹¹ 關於晚明七種爭奇，哈佛燕京圖書館僅存有1本《蔬果爭奇》，美國國會圖書館則有春語堂本的《蔬果爭奇》、《花鳥爭奇》、《風月爭奇》、《童婉爭奇》及萃慶堂本《風月爭奇》各1本。

奇》、《風月爭奇》、《童婉爭奇》合刻成為一種，又稱為《四種爭奇》。

收藏於日本的《蔬果爭奇》版本與數量最多，有明刻本及和刻本，明刻本以萃慶堂本為主，和刻本最早為天明七年（1787）刊刻，直至嘉永四年（1851）都還有翻刻出版，足見該書在江戶時期受歡迎之程度。以下將分敘日本所藏《蔬果爭奇》明刻本與和刻本的相關資訊。

（一）日本所藏之《蔬果爭奇》明刻本

日本所藏明萃慶堂本《蔬果爭奇》，分別是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 2 種、關西大學圖書館內藤文庫 1 種、龍谷大學大宮圖書館 1 種。江戶時期因鎖國政策，中國古籍多以朝貢與貿易方式輸入，主要提供給官方政府、上層貴族收藏，寺廟或書院也會購入，江戶時期對漢籍的接受度頗高，從政府、貴族與文士之藏書可窺知一二。¹²從明刻本《蔬果爭奇》的館藏機構與書籍鈐印中，不難發現其收藏路徑，舊藏者大多來自江戶時期的幕府、貴族、文士與寺院，以下將分別介紹其館藏機構及相關資訊。

國立公文書館以收藏日本歷代公文檔案與書籍為主，公文書館內閣文庫中有 2 本萃慶堂本《蔬果爭奇》，其舊藏分別來自高野山釋迦文院與林家（大學頭），此書被歸類到「漢書門·子部」。內閣文庫古籍舊藏來源不只一處，包含紅葉山文庫、毛利高標、昌平阪學問所、江戶醫學館……等多處，來源十分複雜。林家（大學頭）版的《蔬果爭奇》內有 5 枚鈐印，序文中的 4 枚鈐印，分別為「林氏/藏書」、「淺草/文庫」、「弘文學士院」、「日本/政府/圖書」，書末則有「昌平阪學問所」之印（詳見圖一、圖二）。其中「弘文學士院」之印與林羅山三子林鷺峰有關：

寛文三年（1663）十二月二十六日，林鷺峰は幕府より「弘文院學士」の稱號を授與された。¹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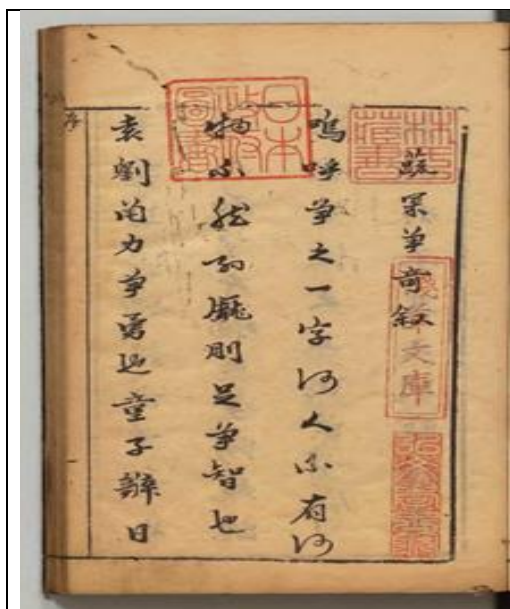
林鷺峰在寛文三年（1663）被幕府授與「弘文院學士」稱號，林家私塾更名為「弘文院」，之後林鷺峰之子孫亦承襲「弘文學士院」稱號。到第八代林述齋（1768～1841）接手後，因「寛政の改革」（1787～1793）緣故，弘文院於寛政 9 年（1797）改為官立的「昌平坂

¹² 黃仕忠：〈日本江戶時代對中國戲曲之接受〉，《文學遺產》第 3 期（2014），頁 135-1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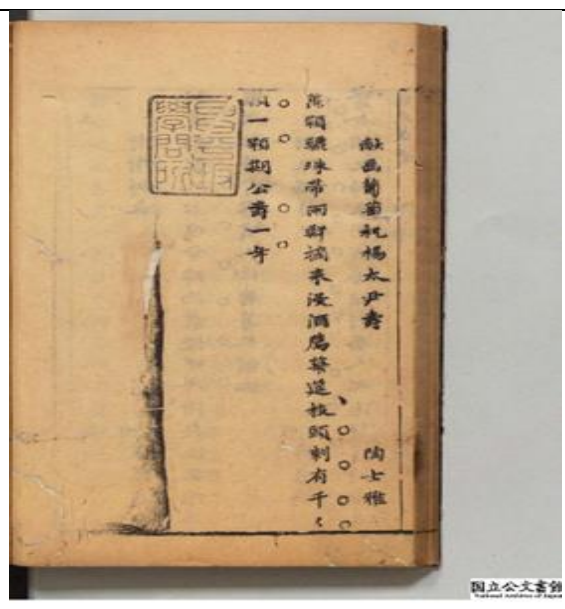
¹³ 〔日〕朱全安：〈弘文院學士号取得にみる林家の大望—幕府文教施策との関連性の視点から—〉，《千葉商大紀要》第 50 卷第 1 號（2012），頁 22。

學問所」¹⁴。從這幾枚鈐印可知，此藏本與林氏家族有關，曾被收入弘文院、昌平坂學問所，最晚在江戶中期以前就被收藏。

內閣文庫中另一本舊藏於高野山釋迦文院之《蔬果爭奇》，觀察其內容、體例，與林家本大致相同，全書皆分為三卷，半葉六行、每行二十字，白口、無魚尾，書名頁上有「百拙生鄧志謨纂」、「蔬果爭奇」、「萃慶堂梓」等字樣。然在外觀上，兩者的書衣顏色與書籤卻不同，林家本為藍色封皮，書籤上有「蔬果爭奇/上中下」；高野山本則為棕色封皮，書籤上有「蔬果爭奇/全」字樣。此外，林家本有 5 個鈐印，高野山本僅有書名頁上 1 個鈐印，且書中部分字跡模糊，書尾缺失半葉，保存狀態不如林家本完善。從內閣文庫的《蔬果爭奇》藏本觀之，兩種藏本保存狀態不一，舊藏來源與收藏者也有所不同，對研究中日書籍交流史有極大的參考價值。



〔圖一〕¹⁵ 內閣文庫舊藏林家（大學頭）《蔬果爭奇》序文中有 4 個鈐印



〔圖二〕¹⁶ 內閣文庫舊藏林家（大學頭）《蔬果爭奇》之書末鈐印

其次，龍谷大學擁有豐沛的中國善本古籍，該校大宮圖書館有《蔬果爭奇》明刻本與

¹⁴ 同前註，頁 26-29。

¹⁵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資料來源
<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DAS/meta/listPhoto?LANG=default&BID=F100000000000102847&ID=&TYPE=>。檢索日期 2023 年 1 月 8 日。

¹⁶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資料來源
<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DAS/meta/listPhoto?LANG=default&BID=F100000000000102847&ID=&TYPE=>。檢索日期 2023 年 1 月 8 日。

和刻本各一種，明萃慶堂本收藏於寫字臺文庫內，另一本為文政十二年（1829）刊刻之和刻本，存放於館內 B1 西覺區。龍谷大學前身為西本願寺培育僧侶的學寮，創立於江戶時期寬永十六年（1639）。¹⁷今龍谷大學寫字臺文庫之藏書為歷代法主私人蒐藏，第 20 代法主廣如上人（1798-1871）於弘化三年（1846）命人整理並成立文庫，於安政三年（1856）完成，命名為寫字臺文庫。寫字臺文庫成立之初，廣如上人命家臣把書目進行分類整理，編纂成書籍目錄，¹⁸當時爭奇文本被記載在《寫字臺藏書目錄》。¹⁹萃慶堂本《蔬果爭奇》收錄在其中，筆者考察其外觀，書衣為灰色、無書籤題名，書扉頁題有「百拙生著」、「蔬果爭奇」、「萃慶堂繡梓」等字樣，²⁰並有一枚長方形朱色「寫字臺藏書」鈐印，在〈蔬果爭奇敘〉亦有一枚橢圓形朱色「寫字臺藏書」鈐印，這兩枚鈐印可作為歷代法主藏書之證明。從以上資料可知，龍谷大學萃慶堂本《蔬果爭奇》最初為西本願寺法主所用，在安政三年（1856）文庫成立之初便已存在，故其最遲於江戶晚期就被收藏。至於館內《蔬果爭奇》和刻本書扉頁題有「平安文曉堂藏版」、「蔬果爭奇」、「文政己丑春新鑄」等字樣，由於和刻本與明刻本存放樓層不同，《寫字臺藏書目錄》也未有紀錄，和刻本應非歷代法主之藏書，和刻本收藏時間則有待作進一步考證。

關西大學為日本漢籍典藏重要學府之一，於明治十九年（1886）創立，前身為關西法律學校，校方長期致力引進各種珍貴文獻，該校圖書館內藤文庫中有 1 本明萃慶堂本《蔬果爭奇》。內藤文庫主要為內藤湖南及其長子乾吉的舊藏品所組成，1984 年關西大學購入內藤湖南的恭仁山莊及其書庫，圖書館特辟「內藤文庫」專室收藏這批文物，有三萬餘件的中文善本古籍、拓本、抄本與翻刻本。²¹為此關西大學成立「內藤文庫調查特別委員會」，對內藤文庫之古籍、文物進行調查與分類，於昭和六十一年（1986）出版《關西大學所藏內藤文庫漢籍古刊古鈔目錄》。晚明萃慶堂《蔬果爭奇》亦為內藤文庫藏書之一，被《關西大學所藏內藤文庫漢籍古刊古鈔目錄》歸類在「漢籍の部・子部・農家類」的「蔬果爭奇三卷/明鄧志謨撰/三冊」條：

¹⁷ 淨土真宗本願寺派是日本最大佛教宗派，由開山始祖親鸞上人於西元 1200 年（鎌倉時代）成立，在第 8 代法主蓮如時發揚光大，時值日本戰國時代，戰爭、饑荒頻仍，簡明扼要的教義使信徒激增，擁有雄厚的財力與大批僧兵，其武裝力量能與各國大名抗衡。第 11 代法主顯如曾與織田信長發生石山本願寺之戰長達十年，最後在天皇的斡旋下和解。天正十九年（1591 年）時，在豐臣秀吉幫忙下，落腳在今日西本願寺的京都所在地。上述資料可參考〔日〕武田鏡村：《石山本願寺之戰：織田信長與顯如的十年戰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¹⁸ 〔日〕龍谷大學龍谷エクステンションセンタ：《今甦る写字台文庫》（京都：龍谷大學龍谷エクステンションセンタ，2001），頁 11。

¹⁹ 馮婉婷：《日本所藏〈童婉爭奇〉版本及流傳研究》（臺中：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20），頁 72-73。

²⁰ 龍谷大學圖書館，資料來源 <https://da.library.ryukoku.ac.jp/view/190542/5>。檢索日期 2023 年 4 月 30 日。

²¹ 錢婉約：〈「內藤湖南文庫」及其史料價值——兼說漢詩墨迹中全集未收詩（上）〉，2016，資料來源 <https://freewechat.com/a/MzAxODUwNjcyNA==/2650083271/1>。檢索日期 2023 年 3 月 29 日。

原題，「蔬果爭奇/竹溪風月主人新編」。明刊本。匡郭，20.1×11.6。6行20字。四周單邊。白口。印記，一種。序跋，醉中浪史「蔬果爭奇序」。(天啟四年·一六二四)。「其他」封面「百拙生鄧志謨纂/蔬果爭奇/萃慶堂梓」。²²

書中詳細記載內藤文庫《蔬果爭奇》明刻本之尺寸與版式。筆者比較內藤文庫版與內閣文庫版《蔬果爭奇》之異同，不論是書籍尺寸、版式與書名頁都相同，皆為20.1×11.6公分，半葉六行、每行二十字，白口，書前有一篇序文，書名頁有「百拙生鄧志謨纂」、「蔬果爭奇」、「萃慶堂梓」字樣，可見內藤文庫與內閣文庫本應為同版。不過內藤文庫調查特別委員在進行分類時，將其歸到「子部·農家類」，與內閣文庫將其歸入「漢書門·小說類」有所不同，此為兩間圖書館在分類上的差異。

(二) 日本所藏之《蔬果爭奇》和刻本

日本除了有4本《蔬果爭奇》明刻本，亦有為數不少的和刻本，如京近江屋佐大郎刊本、京都林喜兵衛刊本、京都弘文堂、大阪藤屋善七與菅酒屋梅介修本。這些文本非刊刻於一時一地，可分為京都與大阪兩大體系，其中以京都所出版的和刻本數量最多，京都出版業歷史悠久，發展較早，江戶初期便是漢籍的出版中心，大阪遲至寬文時期(1661-1672)出版業才有所發展。²³

筆者將《蔬果爭奇》和刻本的出版資訊與館藏機構，整理如下表(詳見表一)。《蔬果爭奇》和刻本的出版年份，有天明七年(1787)、天明七年(1787)刊/文政十二年(1829)、嘉永四年(1851)、京都弘文堂刊本(年份不詳)等。其中天明七年(1787)本是目前所知最早出現的和刻本，文政十二年(1829)本是據天明七年(1787)的藏版翻刻，最晚出現者應為嘉永四年(1851)出版，文政版《蔬果爭奇》是今存數量最多的和刻本。

表一 《蔬果爭奇》和刻本版本及館藏地

書名	出版年、出版者	作者	館藏地
《蔬果爭奇》	天明七年(1787) / 京近江屋佐大郎印	(明)鄧志謨	國立國會圖書館

²² [日]關西大學內藤文庫調查特別委員會主編：《關西大學所藏內藤文庫漢籍古刊古鈔目錄》(大阪：關西大學圖書館，1986)，頁131。

²³ 林桂如：〈明代《日記故事》類書籍之刊印及其在日本之傳播——以《新鍳類解官樣日記故事大全》為中心的考察〉，《東吳中文學報》第34期(2017)，頁108。

天明七年（1787）刊/文政十二（1829）年京都林喜兵衛印	（明）鄧志謨	國立國會圖書館
		東洋文庫
		二松學舍大學圖書館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東方圖書館
		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
		東京大學圖書館
		龍谷大學大宮圖書館
		應慶義塾大學圖書館
		九州大學醫學圖書館
		嘉永四年（1851）
嘉永四年（1851）/ 大阪藤屋善七、菅廼屋梅介修	（明）鄧志謨	東北大學圖書館
		九州大學中央圖書館
京都弘文堂刊本	（明）鄧志謨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東方圖書館

由於文政十二年版（1829）是江戶時期流通最廣的和刻本，加上文政本是據天明本翻刻而成，故本文比較明萃慶堂本、文政版和刻本之異同，整理如下表（詳見表二）。從表二中可知，明刻本與和刻本在體例、版式上有顯著的差異，明萃慶堂本為半葉六行，每行二十字，有〈蔬果爭奇總目〉、〈果贊〉、〈蔬贊〉與插圖；文政版和刻本為半葉九行，每行二十字，無目次、贊文與插圖。和刻本每葉的行數比明刻本來得多，行距較為緊密，容納的字數也更多。

表二 《蔬果爭奇》明刻本與和刻本之比較

《蔬果爭奇》	明萃慶堂本	文政十二年京都林喜兵衛印和刻本
序	〈蔬果奇爭敘〉	〈蔬果奇爭敘〉
序文署名	「天啟甲子冬醉中浪叟題」	「天啟甲子冬醉中浪叟題」
目次	蔬果爭奇總目	無
贊	有	無
插圖	有，2幅	無
卷上署名	竹溪風月主人新編	竹溪風月主人新編

卷上	*描述蔬果神相爭事 *小說中有 4 幅插圖	描述蔬果神相爭事
贊	果贊	無
插圖	有，2 幅	無
卷中署名	竹溪風月主人新編	竹溪風月主人新編
卷中	以百果為題的歷代詩詞歌賦	以百果為題的歷代詩詞歌賦
贊	蔬贊	無
插圖	有，2 幅	無
卷下署名	竹溪風月主人新編	竹溪風月主人新編
卷下	以百蔬為題的歷代詩詞歌賦	以百蔬為題的歷代詩詞歌賦
跋	無	貫名海屋跋記一篇
版式	*半葉六行，每行二十字 *無魚尾 *白口 *單邊	*半葉九行，每行二十字 *單黑魚尾 *單邊
備註	*共 10 幅插圖，皆為雙頁連式大圖	*無插圖 *有眉注 *有版權頁與新書預告

明代中葉以來書坊為了吸引讀者，插圖成為書籍重要的表現形式，萃慶堂本《蔬果爭奇》的插圖以雙頁連式大圖為主（詳見圖三、圖四）。置於卷上前的蔬果插圖，左葉為果圖，右葉為蔬圖，細膩完整的呈現蔬、果樣貌（詳見圖三）；卷上另有 4 幅插圖穿插在小說之中，以插圖呼應小說情節。卷中果卷前有鐫刻魏晉文人潘岳典故之「擲果盈車」插圖（詳見圖四），卷下蔬卷前有「商山四皓採蕨」插圖，構圖精美、線條流暢，呈現出晚明高超的版畫工藝技術。版畫製作是一門高度的綜合藝術，結合了畫、刻、印等技術，日本的印刷術由中國傳入，發展較中國稍遲，然江戶時期不少書籍已附有精美的版畫插圖，和刻本《蔬果爭奇》卻缺少了插圖，未來有待更多證據作進一步探究。



〔圖三〕²⁴ 內閣文庫所藏萃慶堂《蔬果爭奇》卷上前的蔬果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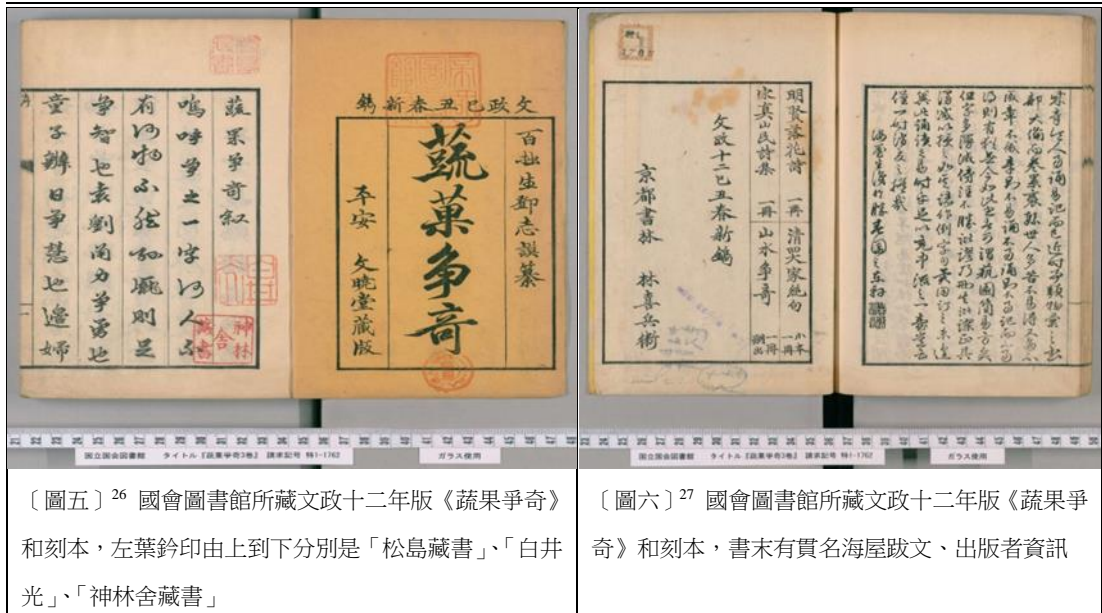
〔圖四〕²⁵ 內閣文庫所藏萃慶堂《蔬果爭奇》卷中前「擲果盈車」插圖

其次，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同時收藏 2 種《蔬果爭奇》和刻本，分別是天明七年（1787）及文政十二年（1829）之作。文政本是據天明本之藏版重新翻刻出版，除了保留天明版日式讀法之「訓點」，另有書扉頁、眉注、鈐印與版權頁資訊，從內扉頁「文政巳丑春新鑄」、「平安文曉堂藏版」等字樣（詳見圖五），可以得知文政版的刊刻時間，書末收錄儒者貫名海屋（1778-1863）跋文一篇（詳見圖六），對跋文寫作時間與出版資訊都有清楚記載，此為文政本與天明本最大的差異。

貫名海屋（1778-1863）是江戶後期的儒者、書法家，別號海叟、菘翁、方竹山人、須靜山人等，書齋有勝春園、方竹園、須靜堂等，被譽為「幕末三筆」、「近世日本的書聖」。此篇跋文不僅有書法藝術價值，文章一開頭便點出寫作時間為「丁亥之歲仲夏之月」，丁亥年是文政十年（1827），接著說明「梅雪爭奇等書經刻既久」，書坊為了重新改刻出版，特地先送來《蔬果爭奇》給海屋試讀。由於《蔬果爭奇》內容事涉「漫戲」，海屋最初邊罵邊讀，讀完後反而能理解作者之用意，並說明《蔬果爭奇》的特色所在。本篇跋文詳細說明《蔬果爭奇》所代表意義、再版原因，跋文後另附有一則新書預告，呈現江戶後期商業出版之氣息，對於瞭解《蔬果爭奇》在江戶時期的再版與流通情形，有更精準之認識。

²⁴ 〔日〕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資料來源
<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DAS/meta/listPhoto?LANG=default&BID=F100000000000102847&ID=&TYPE=>。檢索日期 2023 年 1 月 8 日。

²⁵ 〔日〕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資料來源
<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DAS/meta/listPhoto?LANG=default&BID=F100000000000102847&ID=&TYPE=>。檢索日期 2023 年 1 月 8 日。



〔圖五〕²⁶ 國會圖書館所藏文政十二年版《蔬果爭奇》和刻本，左葉鈐印由上到下分別是「松島藏書」、「白井光」、「神林舍藏書」

〔圖六〕²⁷ 國會圖書館所藏文政十二年版《蔬果爭奇》和刻本，書末有貫名海屋跋文、出版者資訊

國立國會圖書館開設於明治八年（1873），昭和二十四年（1929）改組為國立國會圖書館，最初以各藩藩校藏書、德川幕府資料為主，館內藏有許多江戶以前的日本古籍、明清善本古籍。²⁸筆者在查考國會圖書館《蔬果爭奇》和刻本時，發現文政版內扉頁有「白井光」鈐印（詳見圖五），說明該和刻本為白井光太郎之舊藏。白井光太郎（1863-1932）是知名植物病理學家、本草學者與博物學者，1945年帝國圖書館（國會圖書館前身）買下白井光太郎的舊藏書，內有許多珍貴的本草學與博物學著作，文政版《蔬果爭奇》和刻本便收錄於此批文物中。

白井光太郎的指導教授伊藤圭介（1803-1901），是日本博物學與自然科學的先驅。不少學者指出日本近代博物學之發展²⁹，受中國本草學、西方蘭學與自然學科影響而來。³⁰日本博物學發展分為兩階段，江戶時期以傳統本草學為基礎，深受中國藥物學與本草學影響；1868年明治維新國家開放，歐美自然科學思潮輸入日本，透過國家部門力量，拓展出新領

²⁶ 〔日〕國立國會圖書館，資料來源 <https://dl.ndl.go.jp/pid/2536255/1/2>。檢索日期 2023 年 1 月 8 日。

²⁷ 〔日〕國立國會圖書館，資料來源 <https://dl.ndl.go.jp/pid/2536255/1/52>。檢索日期 2023 年 1 月 8 日。

²⁸ 日本漢籍收藏機構及國立國會圖書館之館藏書目，資料來源

<https://sites.google.com/site/proofreaderspandora/resource/ri-ben-zi-yuan-zhuan-ti-ri-ben-han-ji-shou-cang-ji-gou-ji-han-ji-shu-mu?tmpl=%%2Fsystem%2Fapp%2Ftemplates%2Fprint%2F&showPrintDialog=1>。檢索日期 2023 年 1 月 5 日。

²⁹ 日本近代所稱的「博物學」、「博物館」，基本上是對譯西方「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概念，相關論述可參考 1879 年伊藤圭介（1803-1901）所著《本邦博物起源沿革說》與《博物學起源沿革說續》。

³⁰ 詳細論述可參見陳璋芬：〈日本「自然」概念考辨〉，《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36 期（2010），頁 103-135；〔日〕渡辺正雄：〈近代における日本人の自然観——西洋との比較において〉，收錄於伊東俊太郎編：《日本人の自然観——縄文から現代科学まで》（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95），頁 329-370。

域，演變成日本近代自然科學樣貌。³¹明治維新後的政府，十分重視自然科學學術發展，當時如東京醫學校、東京帝國大學皆引進西方學術系統，建立起近代博物學的知識系統。白井光太郎 1886 年從東京帝國大學理科學部（今東京大學理學部）畢業後，成為東京帝國大學農學部（今東京大學農學部）的教師。³²白井光太郎不僅研究植物學，也是第一位研究日本自然史的歷史學家，通過田野調查發表了許多日本森林的相關著作，其中 1933 年出版《樹木和名考》是針對日本樹木進行調查，以本草學風格與訓讀方式撰寫，提供了每一種樹的異名，以及樹種在不同地區的名稱清單。³³此種寫作風格、方式和《蔬果爭奇》相類似，目前雖無直接證據說明《樹木和名考》受《蔬果爭奇》影響，但筆者觀察到《樹木和名考》與《蔬果爭奇》和刻本皆會列出日式讀法之「訓點」，白井光太郎生前廣蒐本草學、植物學、博物學等漢籍與和刻本，從其著作內容與藏書角度來觀察和刻本《蔬果爭奇》在日本的接受與收藏現象，別具有意義。

三、《蔬果爭奇》博采文事，滿足知識體系之建構

《蔬果爭奇》為鄧志謨晚年所作，由建陽余氏萃慶堂刊刻出版。建陽余氏刻書事業可追溯至宋代³⁴，葉德輝《書林清話》可得到印證：「夫宋刻書之盛，首推閩中，而閩中尤以建安為最，建安尤以余氏為最。」³⁵明代書籍刊刻規模遠超前代，明中後期建陽坊刻業走向鼎盛，余氏刻書於萬曆年間大熾。³⁶據謝水順與李珽統計，萬曆時余氏書坊占了建陽該時期的出版總量近一半³⁷，當時有不少族人投身於出版業，知名者有余象斗、余象賢、余彰德與余應虬等人。鄧志謨長年受雇於余彰德主持的萃慶堂，身兼塾師、編輯、寫手等多重身分，早年以編纂科舉用書與類書起家。³⁸晚年鄧氏出版《花鳥爭奇》是無心插柳之舉，因銷路極好，書坊陸續推出《山水爭奇》、《蔬果爭奇》等書。

前人在論述七種爭奇時，因書中旁搜博采，匯集小說、詩詞歌賦、劇曲、應用文等文

³¹ 日本近代博物學之轉變以 1868 年明治維新為分界點，明治維新後以國家力量為主導，透過官方機構及西式學術教育系統，整備西方近代博物學知識所建立起之發展。范燕秋：〈日治初期的臺灣博物學會——日本博物學家與臺灣自然史的建構〉，《師大臺灣史學報》第 5 期（2012），頁 5-7。

³² 〔日〕末松直次：〈本會初代會長白井光太郎先生の生誕百年を迎えて〉，《日本植物病理學會報》第 27 期 3 卷（1962），頁 99-101。

³³ 〔義〕費德里柯·馬孔著、林潔盈譯：《博物日本：本草學與江戶日本的自然觀》（臺北：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2），頁 425-427。

³⁴ 肖東發：〈建陽余氏刻書考（上）〉，《文獻》第 21 期（1984），頁 232-233。

³⁵ 〔清〕葉德輝：《書林清話》（北京：中華書局，1957），頁 85。

³⁶ 肖東發：〈建陽余氏刻書考略〉，收入洪榮華主編：《歷代刻書概況》（上海：印刷工業出版社，1991），頁 90-104。

³⁷ 謝水順、李珽：《福建古代刻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頁 334。

³⁸ 潘建國：〈晚明七種爭奇小說的作者與版本〉，《文學遺產》第 7 期（2007），頁 85-86。

體，造成分類上的困難。有不少學者將七種爭奇歸入小說類，如孫楷第、潘建國、吳聖昔... 等人；金文京則把爭奇文本獨立為一類，既非「小說」，也非「類書」；³⁹陳旭東把鄧氏著作分為「小說、戲曲」、「類書」與「其他」三類，《花鳥爭奇》、《蔬果爭奇》等書籍被歸為「類書」⁴⁰，以上說明了爭奇文本體例的特殊性。近年美、日學者從印刷文化角度對明代書坊與出版品進行考察，學者小川陽一曾提倡將小說與日用類書並讀，從類書的角度來研究明清小說，找出二者之間的共通性。⁴¹「類書」⁴²是一種將各文體分類輯纂的文書，具有「資料匯編」性質，猶如今日的百科全書，宋時受科學和印刷術影響，成為類書蓬勃發展的時代，此趨勢延續到明朝而不墜，發展出內容多元且不同類型的類書。⁴³明代類書兼收博采、便於考索而廣為流行，許多書坊出版類書，將生活所需知識分門別類匯整成書，採圖文並茂方式提供給普羅大眾，猶如今日之百科全書。⁴⁴明代所出版的類書，不僅是資料匯編，也提供日常實用、啟蒙教育、道德文化與休閒娛樂等需求，到了中後期更出現「類書體小說集刊」的繁盛期。劉天振把按類書方式編纂而成的小說，稱之為「類書體小說集」，指出這類作品融合了小說總集、類書與博物體三種文類之長，並以鄧志謨為討論對象，認為明代類書體小說集之編纂模式，和文士與書商合作開發小說的機制有關。⁴⁵在考察明代建陽書坊出版情況時，不難發現類書與小說刊刻的數量遠超過其它種類。⁴⁶建陽余氏萃慶堂以出版小說、類書為大宗，受雇於萃慶堂的鄧志謨早年也以編纂類書著稱，如採擷古事的《古事苑》，也有介紹天下路程的《一握坤輿》；《新刻洒洒篇》集結小說、書信、花榜、詩詞、笑話而成；《精選故事黃眉》與《重刻增補故事白眉》涉及天文地理、歲時節序、歷史典故、花鳥蟲魚、人倫禮儀、神怪傳說，兼具小說與日用類書的雙重特質。鄧志謨另有《鏗旁注事類捷錄》十五卷，編纂動機是為了方便後人檢索、學習而用，參考經、子、史、詩話、別集、類書等，內容包羅萬象，有天文地輿、禮儀倫常、花草走獸、飲食器用，該書於萬曆三十一年（1603）由萃慶堂出版，可惜清乾隆修纂《四庫全書》時被列為禁毀之書，故頗為罕見。由此觀之，鄧志謨的著作內容博雜，幾乎無所不包，展現出豐富的才學涵養，也深受晚明商業出版文化影響。

³⁹ 金文京將鄧志謨著述分成「靈怪小說」、「類書」、「書信韻語」、「爭奇」與「戲曲」五類，把七種爭奇獨立為一類。參見〔韓〕金文京：〈晚明文人鄧志謨的創作活動：兼論其爭奇文學的來源及傳播〉，同註2，頁296-299。

⁴⁰ 陳旭東：〈鄧志謨著述知見錄〉，《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2012），頁132-139。

⁴¹ 〔日〕小川陽一：《日用類書による明清小説の研究》（東京：研文出版社，1995）。

⁴² 關於類書的起源，眾說紛紜，有以為戰國雜家著述是類書之始，以《呂氏春秋》為其代表；亦有以為明標類目的《爾雅》才是類書的發端；或以為魏文帝曹丕（187-226）召集群儒所編的《皇覽》才是類書「實體」的發端。參見胡道靜：《中國古代的類書》（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1-10。

⁴³ 姚政志：〈宋代類書中草木花果類敘述的演變〉，《政大史粹》第15期（2008），頁54-56。

⁴⁴ 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臺北：政大歷史系，2001）。

⁴⁵ 劉天振：《明代類書體小說集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頁8-46、251-270。

⁴⁶ 涂豐恩：〈明清書籍史的研究回顧〉，《新史學》第20卷第1期（2009），頁181-215。

受明代類書流行趨勢所致，鄧志謨在編纂《蔬果爭奇》時，通篇列舉大量蔬果知識與各類文體，涵蓋了小說、詩、賦、柬、論、狀、贊、四六文……等文體，具備博采文事、分類纂輯的特點。全書以蔬、果為主題，第一卷為兩物相爭的小說，在小說中描述不同蔬果的異名與特徵，出現的蔬果種類高達 40 種；卷中、卷下則依果類與蔬類進行分卷，每一卷按不同文體加以排序，羅列歷代文人所寫的詩文作品（參見表三）。如卷中以「果」為題，輯錄 76 篇作品，蒐集 26 種果類，包含石榴、荔枝、楊梅、桃、李、棗...等水果；卷下以「蔬」為題，輯錄 45 篇作品，涵蓋 14 種蔬菜，包含蕨、蘿蔔、筍、芥、菘、芋、薑、瓠……等。（參見附錄一）由於本書具有分類整理的性質，除了能提供編纂者的觀點、言論外，亦能分別子目，使讀者快速地檢索資料。

表三 《蔬果爭奇》各卷收錄之文學體裁

《蔬果爭奇》	卷上	卷中	卷下
內容、 文學體裁	蔬果名園 童取蔬果 二童爭毆 蔬果神助毆 蔬果神動本 鈴雷解紛 園丁有夢 園丁祭賽	首篇果贊 果詩五言 果詩七言 果詩正律 賦果雜駢 眾果雜賦 眾果雜調 餽眾果柬 是路錄果論	首篇菜贊 百蔬雜詠 七言絕句 五言絕句 七言正律 百蔬雜駢 百蔬雜賦 餽蔬雜柬 話言雜駢 是路錄菜論 附烹雞頌
備註	1.描寫蔬果爭勝故事 2.以小說為主體，兼 雜奏本與判詞	1.收錄 76 篇詩文 2.收錄鄧志謨作品： 調〈答餽菱角〉、柬〈梅 子〉	1.收錄 45 篇詩文 2.收錄鄧志謨作品：柬 〈答餽蘿蔔〉

此外，江戶時期是朱子學興盛的時代，朱子學於鎌倉時代（約 1200）傳入日本，最早依存於禪學思想之下，林羅山（1583-1657）成為德川家康御用文人後，使朱子學成為幕府之官學。⁴⁷江戶初期隨著德川政權的建立與知識重塑，中國類書、詞典、百科全書等著作引

⁴⁷ 林俊宏：〈朱舜水與日本江戶時代朱子學派的關係〉，《鵝湖月刊》第 340 期（2003），頁 53-56。

進日本，江戶學者將湧入的新文本，重新編纂組織成字典、詞條或百科全書，例如林羅山於 1612 年完成的《多識編》便是對明代《本草綱目》之研究，《多識編》是按照《本草綱目》原本順序而條列，並附上日文翻譯與注釋。又如《爾雅》在江戶時期受到重視，貝原好古（1664-1700）於 1694 年出版的《和爾雅》，便是遵循《爾雅》的結構加以編排。⁴⁸學者西村三郎指出江戶大儒林羅山在從事《本草綱目》的研究時，發現了有關「名物學」（即語義學）的資訊。「名物學」旨在辨認中文「名稱」與日本「事物」之間的對應關係，也就是中國古籍所出現的物產，在日本是否有相對應的物種與名稱。在中國《本草綱目》是一本博物學、本草學著作，《本草綱目》傳入日本後，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學者都在詮釋與辨析《本草綱目》，即辨別中國文獻中的物產、名稱，林羅山的《多識編》與貝原益軒的《大和本草》都是最好例證。西村三郎更指出朱子學與名物學之間的關聯：「至於江戶時代的『名物學』，仍是受到中國元、明代以來成為儒學正統的朱熹格物致知之影響，以辨明事物名稱實體的學問，也是重視實學的表现。」⁴⁹江戶時期認為格致學與名物學對國家民生福祉有實際的效益，日本的本草學雖受中國影響，後來卻走上「辨析名物」的道路，其中的變遷與江戶儒學有極大關聯。由於林羅山肯定《本草綱目》作為朱子學在知識經驗應用上的價值，「名物學」成為理學的一門分支，加上朱熹等人視「格物致知」為求學做人的重要功夫，以為外在事物皆有其理，乃至自然界的動植物、鳥獸都有其理，然「理」無法捉摸，唯有從格物入手獲得萬物之「理」，才能達到道德修養與經世濟民之目的。⁵⁰隨著理學取得優勢地位，南宋末年對自然界的「格物」思想，把宇宙中萬事萬物之理，根植於當時的類書編纂中。明代受理學與八股取士影響，使得「格致論」成為知識分子探索知識的主要方法，明代文人應用「格致」方法探索自然界現象與古代典籍，並通過類書中各種描述事物的文字，分析、解讀並建構相關知識，尤其是晚明日用類書把「格物致知」的關注，從道德修養的成聖之途，轉為對認識外在事物與擴充知識的方法論。是以，明代用「格物」概念來收編知識、討論知識，可上溯到南宋。⁵¹

由於類書呈現真實世界的結構秩序，與朱熹格致教條一致，類書、百科全書式等書籍在江戶時期受到青睞，乃因學者認為這類文本能展現「格物」而「致知」的理想化，系統性再現自然物質運作之「理」。對江戶時期的儒者而言，通過類書、方志或博物學著作能探究知識原理，此種對自然界的理解被視為「格物」手段，因此《蔬果爭奇》在內的爭奇

⁴⁸ [義] 費德里柯·馬孔著、林潔盈譯：《博物日本：本草學與江戶日本的自然觀》，同註 32，頁 112-119。

⁴⁹ [日] 西村三郎：《文明のなかの博物学：西欧と日本》（東京：紀伊國屋書店，1999），頁 101、103-132。

⁵⁰ [美] Benjamin Elman, "Collecting and Classifying: Ming Dynasty Compendia and Encyclopedias (Leishu)," in *Qu'était-ce Qu'écrire une Encyclopedie en Chin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Vincennes, 2007), 131-158。

⁵¹ 姚政志：〈宋代類書中草木花果類敘述的演變〉，同註 42，頁 81-82。

文本、類書與百科全書，在江戶時期受到重視，源自於這類著作提供天文、地理與動植物之相關知識，使其與理學「格致」思想產生了聯繫關係。加上類書、博物學、方志等作蘊含神話傳說與奇聞軼事，對江戶人來說具有耳目一新的驚奇感，尤其是這類著作把自然元素加以分門別類，拓展人們對事物的認知，亦反映對自然秩序的知識建構。⁵²《山海經》在江戶時期能多次再版，也是滿足了時人對異域物產與珍奇鳥獸的好奇，鹿憶鹿認為博物書籍或方志在江戶時期廣為流播，乃是出於日本對訓蒙教育、博物知識與消遣娛樂之需求。⁵³事實上，不管是類書、百科全書、詞典或爭奇文本，其共通點皆是把知識加以分類，建構出系統性的知識體系。因此，江戶時期學者積極參與中國古籍名物學的考釋研究，對漢籍中的「和產」、「和名」有清楚介紹，將《詩經》、《爾雅》、《本草綱目》、《山海經》中的動植物加以考證與訓詁，是因為這些著作將知識予以系統化，被認為能反映自然界元素與宇宙秩序，實踐了「格致」的理想化，故而受到重視。無獨有偶，《蔬果爭奇》在江戶時期受到重視，也與儒者重視類書與名物學的風氣有關。

賴振南也指出江戶中後期「經世致用」的論調抬頭，把格物窮理之「理」與現實經驗法則作一緊密聯繫。⁵⁴通過對詞典、百科全書與類書的閱讀，拓展對事物的認知，理解自然運行之理，建構出知識體系，進而滿足儒家「格物」的需求。是以，「類書」不僅只是分門別類、抄錄文獻，而是使讀者從書籍的編排中去窺探作者對知識的組織和想像。觀察七種爭奇的體例，大都以自然界的草木花果、山川風月作為書籍主題，如《山水爭奇》、《蔬果爭奇》等，第一卷帶有總論性質，先窮其源流，敘述某物之名稱、性質等，第二、三卷把相關文學作品錄之於後。如《蔬果爭奇》開頭便概述各式蔬果的異名，逐一帶出不同蔬果的品項、特徵，文中也交代蔬神周顛、果神郭橐駝的傳記與由來，其餘兩卷分為「蔬卷」與「果卷」，附上歷代文人的詩賦吟詠。《蔬果爭奇》除了蒐集記錄各式蔬果的品項、名稱、效用與諸種說法，也收錄相關的文學作品，這樣的編輯手法類似於南宋陳景沂編纂的《全芳備祖》、建安謝維新的《古今合璧事類備要》，是書最首處均有總論，大量從文學和記事入手。⁵⁵鄧志謨長年服務於建陽書林，早年以編纂類書著稱，《蔬果爭奇》的編纂方式或風格受類書影響在所難免，觀其所收錄的資料來源，包含筆記小說、史傳，文學類的文集、詩詞均有。以卷上兩物爭勝小說為例，作者安排蔬果二神出來辯講一番，細數不同蔬果的用途、形態，節錄如下：

⁵² [日]山田慶兒：《本草と夢と鍊金術と——物質的想像力の現象学》（東京：朝日新聞社，1997），頁 27-100。

⁵³ 鹿憶鹿：〈晚明《山海經》圖像在日本的流傳——以《怪奇鳥獸圖卷》與《異國物語》為例〉，《中國學術年刊》第 41 期（秋季號）（2019），頁 1-34。

⁵⁴ 賴振南：〈日本漢學研究的歷史背景概述〉，《漢學研究通訊》第 25 卷第 1 期（2006），頁 21-32。

⁵⁵ 姚政志：〈宋代類書中草木花果類敘述的演變〉，同註 42，頁 78-81。

果神曰：「爾何以勝我，荔枝腥紅、葡萄鴨綠，何等的顏色。」蔬神曰：「爾亦何勝於我，春初早照，東末晚菘，何等的滋味。」果神曰：「我梨栗櫻桃，必貢之天子。」蔬神曰：「我蘋蘩緇藻，可羞於王公。」果神曰：「我荔子最有佳處，摘之樹端，胭脂掌中嫩顆，食之口內，舌頭甘露瓊漿。」蔬神曰：「我壘菜亦有妙處，陶家甕裡，淹成碧綠青黃，措大手中，嚼出宮商角徵。」果神曰：「我楊梅呼楊家果，林檎呼文林果，豈不是巧稱譽？」蔬神曰：「我籬蔔是諸葛菜，蠶豆是元修菜，豈不是好名鬼？」果神曰：「我東阜黃梅止曹操三軍之渴。」蔬神曰：「我西山紫蕨遂夷齊千古之高。」⁵⁶

此處一一列舉出蔬果的別名、滋味、顏色，並化用與蔬果有關的掌故，如「望梅止渴」、「夷齊采薇」，此種敘寫方式頗似於宋代類書《事物紀原》中的植物紀錄，對每項花木草果的記載不過數句。然鄧志謨學識淵博，不免旁徵博引，使讀者在欣賞蔬果爭奇鬥豔之餘，亦能學習到更多與蔬果相關的知識與樂趣，加上全書囊括多種蔬果品項，徵引各種文獻與說法，能拓展對蔬果的認知，十分符合「格致」的知識探求，其編纂方式亦具有資料匯編性質，方便讀者閱讀與快速查考資料，符合了對自然知識結構的想像，成為江戶文人接受的原因之一。

江戶時期儘管類書、百科全書受到歡迎，卻有部帙龐大導致成本高昂的問題，卷數過多或資料繁瑣也會造成誦讀的困難，因此輸入日本的漢籍仍以刪節版字典、主題式專書為多數。⁵⁷文政十二年新鐫《蔬果爭奇》收錄貫名海屋的跋文，文中指出《蔬果爭奇》的價值所在，茲引錄一段：

是漫戲之流，余所甚不好，且罵且讀，既讀一遍，初知作者用意之所在。文雖涉兒戲，而錯綜名物典故以成章，令人易誦易記而已。近時事類物彙之書部大備而卷累袂繁，世人多苦不易得，又多不成章，不成章則不易誦，不易誦即不易記，而不易得則有猶無。⁵⁸

這段話體現江戶文人對此書的評價與閱讀觀點。對海屋而言，起初覺得該書是遊戲之作，然通過作者鄧志謨的多方採集、徵引文獻，並以詼諧文字與分卷纂輯之手法，使閱讀者便於誦讀與記憶，海屋因而瞭解作者的用心所在。海屋以「錯綜名物典故」、「易讀易誦」特

⁵⁶ [明]鄧志謨：《蔬果爭奇》（〔明〕天啟四年萃慶堂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1624），頁 5a。

⁵⁷ [義]費德里柯·馬孔著、林潔盈譯：《博物日本：本草學與江戶日本的自然觀》，同註 32，頁 118-119。

⁵⁸ [日]貫名海屋：〈蔬果爭奇跋〉，鄧志謨：《蔬果爭奇》（文政十二年京都林喜兵衛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1829），頁 15a-15b。

性加以說明，認為本書廣蒐植物異名、形態、典故及相關詩文，滿足對植物知識的認知與建構，從名物辨析與植物學立場肯定其價值，並提到當時的類書、百科全書有「卷累秩繁」缺點，《蔬果爭奇》採分卷輯錄之方式，卻沒有部帙過大或卷數繁多的問題，因此容易被時人所接受。

承上，天啟年間出版的《蔬果爭奇》，從編輯手法與收錄內容來看，可知其受明代類書流行趨勢所影響，加上鄧志謨長年服務於建陽書林，有多年編纂類書的經驗，對書坊生態與出版文化有所浸染，才會使得爭奇文本具備類書性質。學者認為十八世紀中期後，東亞局勢趨於穩定，中日之間的商品經濟及文化交流活動達到極盛，鎖國下的日本逐漸轉向對海外新知的探求。⁵⁹七種爭奇於江戶時期輸入日本，內容滿足時人對知識探求及域外事物的好奇心，鄧志謨以幽默筆法描述兩物爭嘲之過程，書中涵蓋不同蔬果品項、特徵、源流，並蒐羅各類文體與徵引文獻，使《蔬果爭奇》兼具知識傳遞與休閒娛樂的雙重性質。

四、幕末園藝風潮帶動《蔬果爭奇》和刻本出版

江戶時期是博物學、本草學發展的鼎盛時期，受到中國文化影響之外，也與幕府政策、時代環境息息相關。十七世紀以後由中國、朝鮮傳入日本的書籍中，以植物、農學、藥草占有很大比例，起因於學者認為這類書籍有益於知識建構與國家福祉。綜觀整個江戶時期因氣候異常、蟲害、火山等因素，爆發二十餘次的饑荒，造成農作物歉收，致使社會動盪不安，幕府為了避免荒年百姓誤食毒草與救饑，出版多本跟植物學、本草學有關的書籍，如《有毒草木圖說》、《饑年要錄》等，便是希望透過書籍辨別有毒植物，教導人們認識植物種類與食用方法。明代出版不少本草、農學相關的著作，如藩王朱櫛（1361-1425）的《救荒本草》、李時珍（1518-1593）《本草綱目》等書，記載植物命名、生理狀態、療效或食用方式，這些書籍於十七世紀東渡日本，符合當時的實用需求和學術發展，因此獲得幕府重視，也影響日本植物學、本草學之發展。⁶⁰某些非屬於「本草學」的典籍如《詩經》、《爾雅》、《山海經》、《三才圖會》等，蘊含蟲魚鳥獸、花果草木、植物學等知識內涵，在江戶時期受到歡迎，不少學者進行研究與考證工作，像是著名本草學者小野蘭山（1729-1810）曾培養一批研究《詩經》植物學的弟子，將古籍中所學到的植物知識應用於醫療或藥物上。⁶¹

⁵⁹ 劉序楓：〈清代中期輸日商品的市場、流通與訊息傳遞——以商品的「商標」與「廣告」為線索〉，收入石守謙、廖肇亨編：《轉接與跨界：東亞文化意象之傳佈》（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頁271。

⁶⁰ 汪德飛：〈《救荒本草》若干問題探討〉，《中國農史》第32卷3期（2013），頁132-142。

⁶¹ 羅聖堡：〈「中、日《詩經》學之比較研究」學術研討會紀要〉，《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9卷第4期（2019），頁225。

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1684-1751）繼任後，為了改善因火山、天災造成的政治與經濟困局，曾推動一系列的改革。尤其是享保大饑荒（1732-1735）後，爆發嚴重農村危機與糧食匱乏，使得政府稅收減少，德川吉宗上任後與本草學家合作，鼓勵研發替代作物與抗蟲害之糧食，以預防饑荒所產生的問題。⁶² 當時德川吉宗派遣使者前往不同地區收集藥草及種植方法，此次調查行動促使日後幕府贊助藥園、植物園之成立，透過對藥草與樹木、農作物的實驗，降低對朝鮮與中國物資的依賴，也保護國家免受饑荒所帶來的危害。⁶³ 德川吉宗為了對土地與國家行政進行有效控管，於享保十九年（1734）命令丹羽正伯（1691-1756）對全國產物進行大規模的普查，史稱「享保元文全國產物調查」（1735-1738），此次調查記錄日本境內的自然物產清單，也要求各藩主配合調查行動，因而產生了《享保元文諸國產物帳》。⁶⁴ 當時的負責人丹羽正伯要求在調查清單中加入圖片，並要求插圖的精確化，以識別出不同物種間的差異，間接影響到江戶晚期對動、植物圖譜的追求。⁶⁵ 此次調查活動也帶動藩主與知識份子參與自然史的研究，藩主與貴族們開始贊助專家學者，並蒐集從國外進口的動、植物書籍與圖譜，帶動江戶晚期的園藝熱潮與自然圖譜發展。

對植物、園林喜愛之風潮，最初由幕府、上層貴族開始，逐漸蔓延到平民百姓中，這股風潮在幕府成立之初已有跡象，據《德川實紀》與《續德川實紀》記載，十五位幕府將軍對植物花卉各有喜好。德川吉宗在享保年間推動物產調查時，諸藩主紛紛投入心力於觀察、收集自然物種中，各地開始成立植物園與藥園，於十八、十九世紀掀起一波自然史的流行熱潮，不論是奇珍異草、動物鳥禽、貝殼魚蟲，都受到各階層關注，園藝盆栽更成為大眾的休閒嗜好。早期「盆栽」栽種只限於上層階級人士，江戶後期盆栽普遍受到平民百姓所喜愛，在浮世繪版畫中可看到人們參加植物市集與欣賞盆栽的身影，呈現出這股熱愛自然與園藝的社會風尚。⁶⁶ 隨著園林之風盛行，市場對園藝、植物學著作有高度之需求，《蔬果爭奇》於文政十二年（1829）與嘉永四年（1851）翻刻再版，多少受到這股風潮影響所致。誠如幕末貫名海屋所云，《蔬果爭奇》內容涉及植物蔬果、園藝等範疇，符合當時的社會風尚與實際需求，才能一再地以日文訓讀方式出版。《蔬果爭奇》在江戶晚期受到關注，或許和小說情節、故事地點與角色人物有關，《蔬果爭奇》卷上小說發生的地點在某處園林，

⁶² [日] 矢部一郎：《江戸の本草：薬物學と博物學》（東京：サイエンス社，1984），頁 82；「中、日《詩經》學之比較研究」學術研討會紀要西村三郎：《文明のなかの博物学：西欧と日本》，同註 48，頁 130。

⁶³ [義] 費德里柯·馬孔著、林潔盈譯：《博物日本：本草學與江戶日本的自然觀》，同註 32，頁 180-187。

⁶⁴ [日] 國立國會圖書館編：《描かれた動物・植物——江戸時代の博物誌》（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2005），頁 25-26。

⁶⁵ [義] 費德里柯·馬孔著、林潔盈譯：《博物日本：本草學與江戶日本的自然觀》，同註 32，頁 336-337。

⁶⁶ [日] 田口文哉著、林容伊譯：〈盆栽の圖像學——浮世繪所見的江戸盆栽文化〉，《故宮文物月刊》第 432 期（2019），頁 66-73。

園內種滿奇珍異果，張童、李童在園內採摘蔬果時引發矛盾，導致蔬果認為己方才是天下至美味之物，因而引起雙方爭勝之事，最後由兩童的父親——張三與李四出面祝禱，才使事件圓滿落幕。本篇故事圍繞著園林開展，出場的蔬果種類為數眾多，除了有蔬神與果神登場，栗子、梅子、菱角與芥、筍、蒜葉都加入戰局，故事先寫蔬果雙方之爭執，中間穿插一段果神郭橐駝與蔬神周顛的傳說，之後又回到蔬果相爭之現況，最後使事件圓滿落幕的張三與李四，兩人身分則是園丁。小說通過戲謔的筆法與人物對話，鋪陳出各種知識性材料，指出不同蔬果的滋味、生長、形態與益處，在機趣橫生的情節中，寄寓著與蔬果、園林相關的史實及典故。

十八世紀下半葉以來，研究自然物種的社團十分活躍，通常這類社團由藩主和官員贊助，以仿效德川吉宗對本草、博物學的支持。⁶⁷這股觀察自然物種之風尚，從上層社會逐漸蔓延到其他各階層，當時群眾參觀公共花園成為時興的消遣活動，許多城鎮更有珍奇異獸的遊行，或有植物花卉的公開展覽，此股風氣促成植物園在城市中發展，至今有許多公共園林都在江戶時期建立。⁶⁸大名也通過打造私人庭園的方式，展現出個人品味、財力，如駒込的六義園、金澤的兼六園，便是當時所建造的庭園，也對園藝產業起了推波助瀾之功，直接受益者便是園林設計師與專業園藝師（植木屋）。「植木屋」不是指普通的園丁或花匠，其工作內容雖與園丁有所重疊，卻具備建造園林的專業知識與技術，包含植栽養護、園林造景等，他們有時在江戶、京都、大阪等城市設立商行，販售盆景、改良花木、養護樹木等，甚至被邀請到大名宅邸設計景觀或維護園林，類似於今日的景觀設計師，因此植木屋在幕末頗受到尊敬。江戶晚期隨著植物園林日益增加，帶動了植物學、園林技術的發展，園藝師也開始與學者合作，共同出版植物目錄或園藝栽種手冊，藉此增加收入與提高聲望。如本草學者小野蘭山與園丁島田充房曾合著《花彙》八卷，於 1759 年至 1765 年間出版，是一套圖解的園藝百科全書。⁶⁹隨著幕末自然史與園藝風潮之蓬勃發展，植物學、園藝或附有植物圖譜的出版物大受歡迎，《蔬果爭奇》內有 10 幅版畫插圖，其中以卷首的植物圖譜最為特殊，這兩幅插圖以蔬果作為描繪主體，畫面中的蔬果種類高達三十九種，皆形態各異（詳見圖三）。文字與圖像的關係淵源流長，建陽書坊從宋代以來就大量刊刻插圖本，有纂圖互注的典籍如《詩經》、《論語》，明清時期亦有大量的小說、戲曲插圖本。早期建陽版畫風格剛建質樸，插圖以表現小說人物和故事性為主，缺乏對背景、細節的刻畫，如余象斗《京本增補校正全像忠義水滸傳志傳評林》有一千餘幅插圖，每頁一圖，以圖佐文，插圖以展現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為主。⁷⁰晚明各家書坊以插圖本作為號召，萃慶堂天啟年間出

⁶⁷ [義]費德里柯·馬孔著、林潔盈譯：《博物日本：本草學與江戶日本的自然觀》，同註 32，頁 287。

⁶⁸ 同前註，頁 242-243。

⁶⁹ 同前註，頁 240-244。

⁷⁰ 涂秀虹：《明代建陽書坊之小說刊刻》（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頁 336-353。

版七種爭奇時，書中的插圖更趨精細，《蔬果爭奇》的跨頁巨幅插圖已擺脫傳統建陽上圖下文的風格。明代通俗文學的插圖，通常具備加深讀者對文字理解的功能性，有助於展示人物形象或故事情節，緩解讀者的閱讀疲勞與提高文本的審美功能。然仔細觀察《蔬果爭奇》卷首的蔬果插圖，以寫生方式具體呈現蔬、果的姿態，類似於本草圖譜，與書中其他展現小說或人物情態的插圖大相異趣。

中國版畫的出現最晚不遲於唐代，宋代雕版印刷術發展迅速，出現以墨線勾畫之本草或藥物圖像，目前所知之版刻本草圖首見於北宋《圖經本草》，以簡潔的版刻線條刻繪植物，通過本草圖搭配上文字說明，以達輔助鑑別植物樣貌與藥材之實際效用。⁷¹由於明代本草學著作與畫譜數量頗豐，本草纂圖本十分發達，如朱橚《救荒本草》與李時珍《本草綱目》都有大量的植物插圖，這些作品東渡日本後，不論是文字內容還是圖譜，都影響江戶時期的本草學及植物學發展，如岩崎常正見受《救荒本草》影響而有《救荒本草通解》與《本草圖譜》等書。⁷²插圖本的圖像通常由繪者所製，必然蘊含繪製者的選擇、構思與設計，本草插圖有其科學屬性，不能僅憑文字或想像去創造，與強調寫意或敘事性的插圖有所不同，若不見植物細部形態，則喪失本草繪圖的功能。《蔬果爭奇》雖非專門記載本草的專著，然觀察其卷首的蔬果插圖，以細長的刀刻線條描繪出各式蔬果，將其細部特徵如根、莖、葉與果等展現出來，除了具有自然圖譜的觀賞性質，亦能與描述蔬果的文字互為搭配，其構圖模式與敘事性插圖截然不同。「圖像」具有交流與傳播媒介之特徵，能與文字各自獨立存在，又能互為補充和詮釋，對江戶讀者來說，萃慶堂本《蔬果爭奇》的蔬果插圖，除了具備娛樂觀賞與收藏價值，也承擔著自然知識交流與媒介的角色。

江戶中晚期隨著庶民文化的興起，群眾休閒活動圍繞著花木蔬果、異國動物開展，人們不僅觀賞奇花異草與珍奇異獸，也流行蒐集動植物的版畫圖譜，以此滿足獵奇之心。《蔬果爭奇》中收錄的蔬果品類，對江戶人士來說不乏外來物種或奇珍異果，如荔枝、龍眼、人面果……等水果，不論是文字敘述或是圖像，都能引發讀者的好奇心。此外，幕末甚至有不少同好者組織成社群團體，定期交流聚會、交換知識情報，並且衍生出蒐集、買賣、展覽與遊戲活動。⁷³當時流行一種以動植物為題的遊戲，例如「花合」、「草合」、「貝合」等，此源於平安時代「貝合わせ」遊戲的變型，雙方透過競賽方式辨別花卉、葉子、動物等，並將辨別出來的花草以一首詩歌聯繫起來，此遊戲十分考驗玩家的文化涵養與自然知識。由於《蔬果爭奇》囊括眾多的蔬果種類與文學作品，不僅提供了植物的文化知識，也為「花合」、「草合」等遊戲提供豐富的素材，成為知識涵養與休閒娛樂的教材，尤其是該書的編

⁷¹ 楊靜宜：《中國纂圖本草古籍發展之研究》（新北：淡江大學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頁 32-80。

⁷² 汪德飛：《〈救荒本草〉若干問題探討》，同註 57，頁 135-142。

⁷³ [義]費德里柯·馬孔著、林潔盈譯：《博物日本：本草學與江戶日本的自然觀》，同註 32，頁 2445-247。

纂方式便於查找資料，當人們要運用某種植物入題時，能提供不小的幫助。

《蔬果爭奇》是一部事涉園藝、植物的文學著作，蘊含以蔬果為主題的詩文、知識掌故與圖譜，儒者貫名海屋肯定其「錯綜名物典故」與「藝園簡易之方」，即是從植物知識與園藝等角度加以觀照。文政版《蔬果爭奇》收錄的貫名海屋跋文除了提供幕末商業出版資訊外，也清楚說明本書翻刻再版的原因，呈現當時的學術氛圍與園藝流行風尚，對《蔬果爭奇》在江戶晚期的閱讀、接受與流通有更清楚之勾勒。

五、結語

《蔬果爭奇》為晚明文人鄧志謨的作品，於天啟四年（1624）建陽萃慶堂刊刻出版，全書分三卷，卷上講述果神與蔬神相互爭嘲，後由造化之神調停的小說情節；卷中、卷下收錄歷代文人所寫的蔬果詩文吟詠。《蔬果爭奇》於江戶時期傳入日本，由於內容涉及植物、園藝等範疇而受到青睞，影響所及出現和刻本之出版。日本今存《蔬果爭奇》明刻本與和刻本，和刻本以天明七年（1787）本為最早的版本，文政十二年（1829）本是據天明七年藏版翻刻而成，也是江戶時期流通最廣的和刻本，乃受幕府推行「享保改革」與全國產物調查政策影響所致。由於全國產物調查政策之推動，幕末興起一股蒐集動植物圖譜與園藝風潮，《蔬果爭奇》廣蒐中國歷代蔬果詩文與園藝知識、文學典故，且明刻本附有精美的植物圖譜，對時人來說頗具有吸引力，使得此書在江戶晚期受到歡迎。

本文探討江戶時期萃慶堂本《蔬果爭奇》東渡後的流播情形，以及和刻本的出版意義，通過學術思潮、幕府政策與時代背景脈絡，佐以幕末儒者貫名海屋之跋文進行觀察，從朱子學、名物辨析與園藝學等角度，考察《蔬果爭奇》在江戶時代的接受與閱讀現象，瞭解本書所造成的影響。《蔬果爭奇》囊括眾多蔬、果品類及詩文，觀其所收錄的資料，包含筆記小說、史傳、文集、詩詞，具備了資料匯編、旁搜博采的性質，體現中國類書與植物學之積累。據統計，《蔬果爭奇》卷上出現的蔬果種類高達 40 種，卷中出現 20 多種果類，卷下有 10 餘種蔬類，對江戶學者來說，該書輯錄的植物詩文、品類與掌故，對於探究名物辨析、園藝知識有很大的助益。此書於日本鎖國時期傳入，滿足時人對域外知識、植物圖譜與異國物產之探求，兼具知識傳遞與休閒娛樂之效果，因此幕末儒者貫名海屋肯定《蔬果爭奇》有「錯綜名物典故」、「藝園簡易之方」價值。是以，《蔬果爭奇》在江戶時期的出版與流通，與幕府政策、學術思潮、時代環境息息相關，無論是出於對自然知識體系之建構，抑或是為了實踐朱子理學，或出於觀賞娛樂之需求，都對當時的社會與學術造成了影響，才會一再以訓讀方式重新出版，體現了江戶時期中日書籍的交流史。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明〕鄧志謨：《蔬果爭奇》，〔明〕天啟四年萃慶堂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1624年。
- 〔明〕鄧志謨：《蔬果爭奇》，〔日〕文政十二年京都林喜兵衛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1829年。
- 〔清〕葉德輝：《書林清話》，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

二、近人論著

- 王重民：《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目》，臺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
- 朱鳳玉：〈從越南漢文小說看爭奇文學在漢字文化圈的發展〉，《成大中文學報》第38期，2012年。
- ：〈從議論、爭奇到相褒：爭奇文學發展與演變研究發凡〉，收入中央文史研究館編：《慶賀饒宗頤先生95華誕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衣若蘭：〈才女史評越扶桑——和刻本李晚芳《讀史管見》的出版與流傳〉，《臺大歷史學報》第55期，2015年。
- 吳聖昔：〈論鄧志謨的遊戲小說〉，《明清小說研究》第2期，1996年。
- ：〈鄧志謨鄉里、字號、生平探考——《鄧志謨考論》之一〉，《明清小說研究》第2期，1992年。
- ：〈鄧志謨經歷、家境、卒年探考〉，《明清小說研究》第3期，1993年。
- 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1年。
- 汪德飛：〈《救荒本草》若干問題探討〉，《中國農史》第32卷3期，2013年。
- 肖東發：〈建陽余氏刻書考（上）〉，《文獻》第21期，1984年。
- ：〈建陽余氏刻書考略〉，收入洪榮華主編：《歷代刻書概況》，上海：印刷工業出版社，1991年。
- 林俊宏：〈朱舜水與日本江戶時代朱子學派的關係〉，《鵝湖月刊》第340期，2003年。
- 林桂如：〈明代《日記故事》類書籍之刊印及其在日本之傳播——以《新鍤類解官樣日記故事大全》為中心的考察〉，《東吳中文學報》第34期，2017年。
- 金程宇：〈《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前言〉，《東華漢學》第16期，2012年。
- 姚政志：〈宋代類書中草木花果類敘述的演變〉，《政大史粹》第15期，2008年。
- 胡道靜：《中國古代的類書》，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 范燕秋：〈日治初期的臺灣博物學會——日本博物學家與臺灣自然史的建構〉，《師大臺灣史學報》第5期，2012年。
- 孫一珍：〈鄧志謨〉，收入周鈞韜主編：《中國通俗小說家評傳》，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 涂秀虹：《明代建陽書坊之小說刊刻》，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 涂豐恩：〈明清書籍史的研究回顧〉，《新史學》第20卷第1期，2009年。
- 戚世雋：〈鄧志謨「爭奇」系列作品的文體研究——兼論古代戲劇與小說地文體分野〉，《文學遺產》第4期，2008年。
- 陳旭東：〈鄧志謨著述知見錄〉，《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2012年。
- 陳瑋芬：〈日本「自然」概念考辨〉，《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6期，2010年。
- 鹿憶鹿：〈晚明《山海經》圖像在日本的流傳——以《怪奇鳥獸圖卷》與《異國物語》為例〉，《中國學術年刊》第41期秋季號，2019年。
- 馮婉婷：《日本所藏《童婉爭奇》版本及流傳研究》，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20年。
- 黃仕忠：〈日本江戶時代對中國戲曲之接受〉，《文學遺產》第3期，2014年。
- 楊靜宜：《中國纂圖本草古籍發展之研究》，新北：淡江大學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
- 劉天振：《明代類書體小說集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
- 劉序楓：〈清代中期輸日商品的市場、流通與訊息傳遞——以商品的「商標」與「廣告」為線索〉，收入石守謙、廖肇亨編：《轉接與跨界：東亞文化意象之傳佈》，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 潘建國：〈明鄧志謨「爭奇小說」探源〉，《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2002年。
- ：〈晚明七種爭奇小說的作者與版本〉，《文學遺產》第4期，2007年。
- 賴振南：〈日本漢學研究的歷史背景概述〉，《漢學研究通訊》25卷1期，2006年。
- 謝水順、李珽：《福建古代刻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 羅莞翎：〈江戶時期明清艷情小說之傳入及其閱讀性質——以《如意君傳》和刻本、通俗本、考證本為例〉，《漢學研究》第35卷第4期，2017年。
- 羅聖堡：〈「中、日《詩經》學之比較研究」學術研討會紀要〉，《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9卷第4期，2019年。
- 〔日〕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京都：同朋舍，1984年。
- ：《漢籍輸入の文化史：聖徳太子から吉宗へ》，東京：研文出版，1997年。

- 〔日〕小川陽一：《日用類書による明清小説の研究》，東京：研文出版社，1995年。
- 〔日〕山田慶児：《本草と夢と錬金術と——物質的想像力の現象学》，東京：朝日新聞社，1997年。
- 〔日〕末松直次：〈本會初代會長白井光太郎先生の生誕第百年を迎えて〉，《日本植物病理學會報》第27期第3卷，1962年。
- 〔日〕田口文哉著、林容伊譯：〈盆栽的圖像學——浮世繪所見的江戸盆栽文化〉，《故宮文物月刊》第432期，2019年。
- 〔日〕矢部一郎：《江戸の本草：薬物學と博物學》，東京：サイエンス社，1984年。
- 〔日〕朱全安：〈弘文院学士号取得にみる林家の大望——幕府文教施策との関連性の視点から——〉，《千葉商大紀要》第50卷第1號，2012年。
- 〔日〕西村三郎：《文明のなかの博物学：西欧と日本》，東京：紀伊國屋書店，1999年。
- 〔日〕武田鏡村：《石山本願寺之戰：織田信長與顯如的十年戰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
- 〔日〕國立國會圖書館編：《描かれた動物・植物——江戸時代の博物誌》，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2005年。
- 〔日〕渡辺正雄：〈近代における日本人の自然観——西洋との比較において〉，收錄於伊東俊太郎編：《日本人の自然観——縄文から現代科學まで》，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95年。
- 〔日〕龍谷大学龍谷エクステンションセンタ：《今甦る写字台文庫》，京都：龍谷大學龍谷エクステンションセンタ，2001年。
- 〔日〕關西大學內藤文庫調查特別委員會主編：《關西大學所藏內藤文庫漢籍古刊古鈔目錄》，大阪：關西大學圖書館，1986年。
- 〔美〕Benjamin Elman, “Collecting and Classifying: Ming Dynasty Compendia and Encyclopedias (Leishu),” in *Qu’était-ce Qu’écrire une Encyclopedie en Chin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Vincennes, 2007。
- 〔義〕費德里柯·馬孔著、林潔盈譯：《博物日本：本草學與江戸日本の自然観》，臺北：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 〔韓〕金文京：〈《童婉爭奇》與晚明兩性文化〉，收入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
- ：〈東亞爭奇文學初探〉，收入張伯偉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二輯，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晚明小説、類書作家鄧志謨生平初探〉，收入辜美高、黃霖主編：《明代小説面面觀——明代小説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學林出版社，2002年。

- ：〈晚明文人鄧志謨的創作活動：兼論其爭奇文學的來源及傳播〉，收入王瓊玲、胡曉真主編：《經典轉化與明清敘事文學》，臺北：聯經出版社，2009年。
- 錢婉約：〈「內藤湖南文庫」及其史料價值——兼說漢詩墨迹中全集未收詩（上）〉，2016年，引用網址 <https://freewechat.com/a/MzAxODUwNjcyNA==/2650083271/1>。檢索日期 2023年1月9日。
- 〔日〕日本漢籍收藏機構及漢籍書目，引用網址 <https://sites.google.com/site/proofreaderspandora/resource/ri-ben-zi-yuan-zhuan-ti/ri-ben-han-ji-shou-cang-ji-gou-ji-han-ji-shu-mu?tmpl=%2Fsystem%2Fapp%2Ftemplates%2Fprint%2F&showPrintDialog=1>。檢索日期 2023年1月5日。
- 〔日〕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引用網址 <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DAS/meta/listPhoto?LANG=default&BID=F1000000000000102847&ID=&TYPE=>。檢索日期 2023年1月8日。
- 〔日〕國立國會圖書館，引用網址 <https://ndlonline.ndl.go.jp/#!/detail/R300000001-I000007609996-00>。檢索日期 2023年1月8日。
- 〔日〕龍谷大學圖書館，引用網址 <https://da.library.ryukoku.ac.jp/view/190542/5>。檢索日期 2023年4月30日。

附錄一

1.《蔬果爭奇》卷中「百果雜錄」

編號	體裁	題目	作者	備註
1	詩(五言絕句)	石榴	范孟能	
2		荔枝	杜牧	
3		蓮藕	蘇子瞻	
4		甘瓜	范孟能	
5		櫻桃	仝	
6		西瓜	楊廉夫	
7		石榴	孫子昂	
8	詩(七言絕句)	楊梅	丘瓊山	
9		荔枝	韓偓	
10		華清進荔支	杜牧	
11		葡萄	韓愈	
12		菱沼	楊廷秀	
13		詠藕	仝	
14		雞頭子	仝	
15		食瓜	劉彥沖	
16		橄欖	王元之	
17		枇杷	劉彥沖	
18		梨子	杜牧	
19		糖霜	楊廷秀	
20		紅梅子	羅隱	
21		人面子 (南州有此果如人面)	楊廷秀	
22	詩(五言正律)	石榴	鄭獬	
23		蓮房	司馬光	
24	詩(七言正律)	食梨	劉彥沖	
25		食柑	蘇子瞻	
26		楊梅	何正平	
27		荔子		
28		龍眼	劉彥沖	

29		食菱	楊廷秀	
30		石榴	仝	
31	雜體	分題賦藕	胡致隆	
32		石榴歌	莊布	
33		石榴歌	皮日休	
34		荔枝歎	蘇子瞻	
35		橄欖詞	王元之	
36		荔枝賦並序	張九齡	
37	調	詠梨 浣溪紗	楊廷秀	
38		詠荔枝 菩薩蠻	周美成	
39		葡萄 葡運算元	宋廉	
40		楊梅 點絳脣	劉伯溫	
41		梅子	鄧志謨	
42	東	託友人際荔枝與陸心恆	劉蓋臣	
43		送友人櫻桃	羅倫	
44		饋菱角	鄧志謨	
45		送西瓜	吳裔蕃	
46		謝送瓜	劉夢庚	
47		饋藕	周元佐	
48		謝藕	李貞伯	
49		送甘蔗	陳鳴謙	
50		謝蔗	王士雋	
51		送楊友楊梅	劉夢庚	
52		謝楊梅	楊士翹	
53		送橘	周元佐	
54		謝橘	洪謨	
55		送龍眼	潘古秀	
56		謝龍眼	孫繼武	
57		饋蓮子	周元佐	
58		謝蓮子	李用賓	
59		求李子	孫繼武	
60		答送李子		

61		求棗子	楊士翹	
62		答求棗子	樊以化	
63		求橘子	周元佐	
64		答求橘	孫繼武	
65		求石榴	蔣以化	
66		答求石榴	吳孟桂	
67		求荔枝	蘇舛元	
68		答求荔枝	周元佐	
69		求桃子	孫繼武	
70		答求桃	周元佐	
71		托友買栗子	蔣以化	
72		答友買栗	夏以寧	
73		求藕	楊士翹	
74		復求藕	馮應可	
75	是路錄	果品論		
76		四六語		

2. 《蔬果爭奇》卷下「百蔬雜錄」

編號	體裁	題目	作者	備註
1	詩七言絕句	詠蕨芽	劉禹錫	
2		煮菜	蘇子瞻	
3		奉和孫奉議送菜絕句	黃魯直	
4		詠筍	王元之	
5		又筍	王禹偁	
6		又筍	朱齊年	
7		食菜有感	範至能	
8		食芋	劉彥沖	
9		食韭		
10		食瓠		
11		子薑		

12		蘿蔔		
13	詩七言正律	春山筍蕨	楊廷秀	
14		山藥	朱元晦	
15		豆腐	蘇平	
16	雜體	羅仲憲送焯菜謝以 長句	楊廷秀	
17		櫻筍	蘇子瞻	
18		蕈菇	楊廷秀	
19	賦	老圃賦	洪舜俞	
20	柬	送生薑	吳瑞廷	
21		答惠薑	劉之彥	
22		餽芋	周元佐	
23		答餽芋	王曰俊	
24		餽芥菜	劉之彥	
25		答餽芥	鄭士淳	
26		答餽蘿蔔	鄧志謨	
27		餽蒜	韓鳳翔	
28		答餽蒜	吳有仁	
29		餽松菜	楊大經	
30		答餽松	倪文湛	
31		餽菰	亡名氏	
32		答餽菰	張明齡	
33		餽筍	羅其相	
34		答餽筍	朱堯仁	
35		餽蕨	羅其相	
36		答餽蕨	吳隆	
37		餽瓠	羅其相	
38		答餽瓠	吳隆	
39		話言雜錄		
40		是路錄		
41		四六語		
42		附烹雞頌	甄龍友	無蔬果

43		附 謝柑表	張應雷	
44		謝朱櫻啟	薛應旂	
45		獻畫葡萄祝楊太尹 壽	陶士雅	

Horticulture, Semantics and Images : On the Acceptance and Publication of *ShuGuo ZhengQi* in the Edo Period

Chung, Wen-Ling *

Abstract

The Literature of *ShuGuo ZhengQi* is the work of Deng Zhimo, a literati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It was published by Cuiqing-tang in Fu-jian during the Tian-Qi period (1624). The book is divided into three volumes. The plot of the novel; the middle volume and the second volume contain vegetable and fruit poems written by Chinese literati in the past dynastie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iting techniques, the book covers a variety of vegetable and fruit varieties and allusions, and divides vegetable and fruit poems into volumes,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ata collection and extensiveness. *ShuGuo ZhengQi* was spread eastward during the Edo period. The book contains a wealth of vegetable and fruit categories, literary works, and garden knowledge, satisfying the Japanese people’s search for knowledge systems and precious things. In 1829 (1829), the Japanese block edition published in Kyoto was the most widely circulated, which was influenced by the “Kyobo Reform” and the gardening trend. Nukina Kaioku pointed out that this book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plaining the allusions of the Names of Things” and “Gardening Methods”. The phenomenon of reception and dissemination also echoed the social atmosphere and academic trends of the time.

Keywords: The Literature of ZhengQi、Edo-period、Encyclopedia、Japanese block-printed edition、woodblock print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